

范闲之咳

李大永

最近电视剧《庆余年》火了,选角导演应该加鸡腿,无论是林婉儿还是范闲,无论是费介还是王启年,都像是直接从纸上走下来的。人物形象就是那么贴身。这也让我有了兴趣,把书重温了一遍。

看到第一卷第十四章,很是心动,说范闲误入庆庙,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御前侍卫首领官典对了一掌后咳嗽。作者猫腻是这么写的:“他一路走着一路咳着,看着白色手帕上面的点点血痕,想起了林黛玉,想起了苏梦枕,想起了周瑜,想起了林琴南许多位咳坛前辈——”

文字有趣,让我想起了自己。岁末年初之际,流感汹汹。孩子班上四十多人有一半都感冒发烧,咳声一片。别处学校甚至在节前放假三天,治流感的主打药“磷酸奥司他韦”也曾一度卖断货。扰攘几天,等孩子好了,我又咳嗽了,没奈何喝了几次京都念慈庵,才好不容易消停。这范闲之咳,真是病来如急雨,病去如择麻啊。翻看过去写的几句词,竟跟现在的情形颇有些相似:都说泪打芭蕉痛,谁言雨敲窗人惊。锦帕遮莫枕上声,一声声如调等。思量蓟州雪,难入吴头梦。辗转休剔灯,坐看帐幔白。

说到止咳,中医自古就有“五脏皆令人咳,非独肺也”之说,将咳嗽发生的原因,分为外感咳嗽与内伤咳嗽两大类,外感咳嗽多因风、寒、热、燥等外邪侵袭所致,其特征是发病急、病程短,且常常并发感冒;内伤咳嗽则有脾虚、肺虚、肾虚之别,其特征是病情缓、病程长、反复发作。明代医学家王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咳嗽的主方:杏仁、白茯苓、橘红、五味子、桔梗、甘草等等。

其中,五味子很有意思。唐代《新修本草》记载:“五味皮肉甘酸,核中辛苦,都有咸味。”故有五味子之名。这名字有禅意。五味子是木兰科多年生植物的成熟果实,分北五味子和南五味子,就像是北方人和南方人。前者主产于东北,此外还有河北等地,紫黑色、个大肉厚、有油性光泽,补心肾,治虚损劳伤;后者又叫华中五味子,主产于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,色鲜红、个小肉薄,治风寒咳嗽有奇效,安庆也是产地之一。

新鲜的五味子好吃,不仅颜色诱人,口感也很美。入口酸甜,有经霜的清爽和凉意。还可以泡酒,色是浅浅的宝石红,就像爱情,喝一口,能赶走孤单和寂寞。这话不是我说的,是散文集《遇见最美的本草》里写的。作者楚林是湖北襄阳一名医生,写文章从中药说开去,把药理医理、传说故事、人生哲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,既让人口舌生津,又涨了知识。多好。

吃一口五味子,让酸入肝,苦入心,甜入脾,辛入肺,咸入肾,算是以人间五味补人体五脏之气。咳嗽中有一种叫做“黄昏嗽”,指的是人在黄昏时咳嗽,是肺虚气逆,兼挟虚火之症。吃五味子和干姜正好可以“盘它”。酸苦之中杂陈着香甜,更有一丝丝咸隐约其间,就像是天山童姥的六合八荒唯我独尊功一般,将童年青年中年老年轮流体会一遍。让人不禁想起宋代黄庭坚的一首《鹧鸪天》:

黄菊枝头生晓寒。人生莫放酒杯干。风前横笛斜吹雨,醉里簪花倒著冠。身健在,且加餐。舞裙歌板尽清欢。黄花白发相牵挽,付与时人冷眼看。

屋檐鸟

吕传彬

村里人称麻雀叫作“屋檐鸟”,在三合院的隙缝和簷瓦间衔草作巢,与村户朝夕相伴,因而得名。少年安七岁那年,发现屋檐鸟与村庄的田泥性质相近,颜色相同,土黄带灰的色调,是田亩飞出来的一块泥。人亲土亲,安始终对麻雀有特别的好感。

既然同住一个屋檐下,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。但是,麻雀嘴贱,嗜谷如命,庄稼汉视如寇仇。以鞭炮吓之、石卵击之、设网捕之,还派遣装神弄鬼的稻草人,恫吓其心智。那些麻雀纷纷飞离田园,回到三合院屋檐下,议论纷纷又愤愤不平。那时候,安经常在禾垌玩耍,发现院子里的麻雀变多了,飞行显得有些意兴阑珊,叫声嘈杂哀切。小小的安,经常倚在墙角佯装玩耍,侧耳倾听众雀交谈,企图了解它们的心声。

夜晚,安不时听到自己朗朗的读书声,夹杂着麻雀私语,像回音般紧密。起初以为是错觉,但当安把书本合上时,屋檐下飞进两只麻雀,在斗室间左冲右撞,唧唧言语,仿若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冲劲。其中一雀,嘴角撞壁流血,村里人流传,此种行径是麻雀咬舌自尽。于是安急欲制止另一雀寻死,当它撞上窗台时,安便奋不顾身将它捧起,轻轻安抚。麻雀啾啾在其手心,与安对眼相望,这是小小的安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听它们的说话声,瞬间,像是听懂了它们的语言。次日清晨,安在其脚系上一条红线,放其飞去。

正值稻谷收割时节,安负责赶走晒谷场偷食谷物的鸡鸭,当然也包括满天的麻雀。但是,已然晓悟麻雀之语的安,决定放任麻雀偷食,特别是那只系红线的麻雀,当它在一垄垄曝晒的稻谷间穿梭时,安甚至直接为它打掩护。不想几天后,这只麻雀竟前来报恩了。安因为追赶一只兔子,误入墨溪下游的防风林内,千树成林的木麻黄,团团簇簇的林投,安似遇到鬼打墙一般一直在原地打转。眼看天就要暗下来了,安号啕大哭。



屋檐鸟 佚名 摄

雪在江南落成诗

鲁珉

江南向来都是属于风花雪月的。若有雪,落在江南,便是洒下一岭一河一山一水的诗意。

雪最好是夜里飘落下来。等天亮推开木格子窗时,远处的亭台楼阁,还有那小桥湖泊,满眼都是晶莹的雪,犹如上天飘落的诗篇。“风卷寒云暮雪晴,江烟洗尽柳条轻。”千年前戎昱笔下的雪,飘落在今朝,仍然是那样的轻盈和富有诗韵。

江南若是落雪了,一定像一袭素白的纱隐隐地罩着半山半水。雪花在轻风中,被吹进湖中河畔的楼阁,携带着千年的时光,带着一串串平平仄仄里,写尽江南的韵致。“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万般诗意,千种风情,都飘落在江南的山水间,构成最唯美的江南诗韵。

当雪柔柔地飘落在西湖时,不见了白娘子的伞,只留下白雪飘飞中的断桥。有雪花的杭州,就成临安了。雨西湖虽是浪漫,却比不上雪西湖的宁静与淡雅。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是任何诗湖无法比拟的。

“一声画角谯门,半庭新月黄昏,雪里山前水滨。竹篱茅舍,淡烟衰草孤村。”雪落下了,仿佛看见那白雪飘飞的时节,静伫河边山前的小茅屋,静静地享受着雪花轻抚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,怎能与他人共赏,唯一人独钓雪景才适合西湖的雪。

当雪落南京时,便成了金陵。只有金陵这名号,才配得上雪中的这座千年古城。“金陵逢晓雪,撩乱逗云来。”有雪的金陵,多了几分妩媚与多情,仿若有秦淮歌

女那婉约风情的吟唱,惹来六朝才子名士写不尽的风流。东坡居士也忍不住在古老的城墙上写下“山川过雨晓光浮,初看江南第一州。”有雪,就浸出了秦淮的独特韵味,一场雪,便有了满纸的墨香,盈街的笑语。

雪落姑苏,便只有夜半钟声滴答在风雪中,和着雪的一丝丝沙沙声。那雪,落在小桥上,落在青石的巷子里。偶尔有撑一柄油纸伞的姑娘走过,恍若置身于唐诗宋词里的岁月。“凤凰台上暮云遮,梅花惊作黄昏雪。人静也,一声吹落江楼月。”白雪的点缀下自有了姑苏气质,处处浸润着腊梅的香气。寂静的楼台上,笛声响起,连同那一弯明月也吹落下来。

虽说是姑苏四季都美,独有雪时才更迷人。形形色色的亭台楼阁,榭台园林,都被披上一层素白的轻纱,宛若一位天仙般的姑娘,期待一场偶遇,来书写一段浪漫的姑苏之恋。可是,或许雪太大,阻隔了远处那寺的钟声。姑苏雪夜,等有情人。

只可惜,雪永远飘落不到徽州了。因为徽州没了。雪落在那白墙黛瓦上,更显得柔美与孤寂。即便有雪,落在黄山,也显生硬,早没了徽州的秀气与飘逸。徽州赏雪,独有青与黛,黑与白,宁静与婉约。亦或在那个落雪的早晨,走过百年的小桥与石坊,让飘飘白雪洒落在发梢,感受徽州人的温婉柔情与淡泊洒脱。

这雪不论落在江南何处,都飘成一首首柔美的诗篇。雪落成诗,来烘托这个洁白而又多彩的世界。